

生物朋克·器官猎人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18 章 · 约 31726 字

第001章_生意

第001章 生意 我在旧港区吃这口饭已经八年。港口废了以后，码头边那排仓库改成了诊所、义体铺、冷链中转站，白天看着像快倒的旧楼，夜里灯一亮，什么都能修，什么都能卖。人也是货，差别只在于有没有冷藏箱，账走明账还是暗账。那天傍晚我蹲在吴医生诊所门口抽烟，等两笔款子进账。一笔是角膜修补的介绍费，买家是个开短途飞车的，嫌官方排队太慢，非要插队做。另一笔是肝片的转手钱，卖家是个送外卖的小子，欠了“身体信用贷”，每个月还不上，只能从自己身上拆零件。我的活不碰刀，碰信息。我知道哪家医院夜里肯多开一台机器，知道哪几个债务平台的催收头子爱用什么价码逼人，也知道谁手里真有现金，谁只是想拿穷人的身体做个报价。门口地砖裂得厉害，裂缝里全是黑水和药渣。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扶着她妈进门做配型咨询，女人的肺撑得差，走两步就要停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终端，系统里跳着今天的行情。培养肾二十来万，保险能报一半。原生肾在灰市要翻个跟头，贵的不是肉，是筛查和消痕。至于心脏，那玩意向来不挂公开价，谁真开口买心脏，说明要么病急，要么心狠。旧港区的人对这些价目比菜价还熟。修船的知道自己肝值几刀，跑夜车的知道一只角膜能顶几个月房租，连学校门口收二手终端的贩子都能顺嘴报出培养肺和原生肺的差价。器官买卖做到今天，早就不像传闻里那样藏在地窖里，它只是换了个更像服务业的壳，合同、客服、分期、售后，一个不缺。吴医生的助手把一袋药丢到我脚边，说上个月那笔维护费还差两千。我把烟踩灭，骂了句娘，把账划过去。人到我这个岁数，身体里换过几样东西，账就跟月经一样准，少一天都不行。我的左肾是第三颗，右肺是五年前换的，角膜做过修补，夜里看强光总带着一圈毛边。每回掏钱我都骂，骂完还得老实付，因为这座城最贵的不是命，是把命勉强拖下去的那套维护。我刚入行那会也想过换别的活，后来发现没有哪门生意像这个来钱快，也没有哪门生意像这个一样，能让我这种拆过几回的人还保有一点错觉，像自己站在卖和被卖之间的缝里。只要我不进手术室，不亲手按住谁，很多脏东西就能假装没落在我头上。八年过去，我靠这个说法睡过不少安稳觉。角膜那笔钱先到了。我刚把终端揣回口袋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路边，车门开了一条缝，里面的人没有下车，只伸出一只手，戴着干净得过分的灰手套。那只手朝我勾了勾，像在叫一条熟路的狗。我看了一眼车牌，临时牌照，挡得严，车身也干净，不像旧港区

的东西。我钻进车里，闻到一股医院空调和贵香水混在一起的味。后排坐着个男人，四十多，头发梳得整齐，手腕上一块表够买我半颗肾。他没自报家门，只把一只薄薄的纸袋放到我膝盖上，说想请我找一颗原装心脏。我听完没有立刻接话，只低头摸了摸纸袋边。原装这两个字，在我们行里是黑话，意思不是新，是原生，是从人身上长出来、还没被培养器官替过的那种。现在培养心脏已经成熟，贵是贵，排异低，来源也干净。谁花大价钱点名找原生心脏，不是疯，就是有别的打算。 “给谁用？”我问。 “这不重要。”他说，“重要的是条件。”他又递来一张清单。二十五到三十岁，男性，O型血，心脏原生，无重大病史，运动功能良好，还附了四组基因标记。我扫完一遍，心里那点职业性的热慢慢绷起来。这不是常规配型，也不是普通富豪追求稀缺货的臭毛病。这张单子挑得太细，细得像在从一座城里找一个早就想好的影子。我把纸袋合上，问价。男人报出数字时，连我都沉了两秒。那笔钱足够我结清这些年所有维护账，换掉快烂的左肾，再离开旧港区，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睡安稳觉。八年里我做过不少狠生意，这一单的价码还是把我钉住了。我说这种货不好找，真找到了，后续清洗、运输、深筛都得加钱。男人点头，说钱不是问题，时间才是。他说完才报了姓，陈。我没追问全名，心里已经有数。能把钱说得像纸一样轻的人，十有八九来自瀚源那一层。车门打开的时候，海风卷进来，带着码头的铁锈味。我下车，手还压着那只纸袋，像压着一块刚切下来的热肉。吴医生诊所的灯在对街闪了两下，有辆冷链车从巷口滑过去，后箱低温机嗡嗡作响。我站在原地，把那张清单又看了一遍。四组基因标记排成一列，像墓碑上的刻痕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这笔单子买的不是是一颗心脏，是某一种特定的人。

第002章_原装

第002章 原装 第二天一早，我先去了一趟合法渠道的咨询中心。地方在新城区，玻璃幕墙亮得晃眼，前台姑娘笑得标准，墙上循环播着“全新器官，全新人生”的广告。机器做配型，机器人端咖啡，连病人的焦虑都被安排在柔和音乐里。这里卖的是秩序，卖的是有人替你签责任书。只要有保险，或者账户里躺着够厚的一笔钱，培养心脏虽然等得久，路数总归干净。大厅中央还摆着一个透明培养仓，里面悬着一颗展示用的培养心脏，导管连着营养液，标签上写着某位捐赠同意展示的患者编号。销售顾问站在旁边，给一对夫妻讲解生长周期和付款方案，口气像在卖学区房。我看着那颗心隔着玻璃一缩一放，心里只冒出一个念头，合法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把让人发毛的东西做得很像日用品。我拿着假资料问了两轮，确认了和我知道的差不多。培养心脏的排异率控制得很好，术后维护套餐也成熟，连心理干预都打包出售。心脏再贵，也比一单原生心脏后面那串脏活便宜。冷链活性维护、供体消失记录、深筛造假、术中应急替换，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少。陈总开那种价，等于在告诉我，他根本不在乎省不省钱，他只要原生的。我从咨询中心出来，坐在街边喝了一罐没味道的蛋白饮，顺手给两个老关系发消息，一个在地下检测站，一个在瀚源外围做耗材采购。中午前，检测站那边回话，说这份基因标记不像常见的免疫排异筛查，更像行为遗传标签的交叉筛选，里面有运动恢复、压力阈值和神经递质反应的参数。普通买家不懂这种东西，只有做高阶试验的人才才会把这几项放在一起看。我盯着终端屏幕，心里开始发冷。器官买卖做到今天，谁都知道富人有怪癖。有人换肺只为恢复潜水，有人换角膜只为看得更清，有人嫌培养器官“没有劲”，非得找原生货。我见过最离谱的，是个老头点名要二十岁舞者的跟腱，说年

轻的身体回弹快。可心脏不一样。心脏不是鞋底，不是发动机。你非要说它能带点什么，也该是节律、应激、还有人没法解释的旧习惯。下午我去地下检测站找老范。地方藏在一间废弃水厂后面，外头堆着生锈滤罐，里面倒收拾得干净，几台深筛设备比公立医院还新。老范一边给人抽血，一边看我的清单，看完“啧”了一声，说这单不对劲。“这不只是配型，”他说，“这是在找带某种反应模板的人。像是想把器官当样本仓。”我说别跟我卖关子，直说。老范把手套摘了，靠在金属台边，说瀚源前些年私下收过一批这类样本，尤其爱盯运动员、拳手、极限工种。理由对外都说得漂亮，什么高压适应、恢复能力、原生神经反馈。可我们干这一行都清楚，谁把标签做这么细，谁就不是只想让病人活下去。老范还给我看了几份旧报价单，名字都抹掉了，只留项目代号和附加费用。原生器官本身已经贵得离谱，后面还叠着“认知评估”“供体行为档案筛查”“术后残响干预”这些条目，像有人明明白白把看不见的东西也算进了账。能接受这种报价的买家，不会只是想把胸口那个泵换新，他们想买的，是器官背后那整套无法公开写进合同的价值。我听完，脑子里蹦出陈总那句话，给他儿子找。我本来以为这人最多是个溺爱孩子的有钱爹，想给儿子用最贵的东西，现在看没那么简单。他要的也许不是一颗能跳的心，而是一套想塞进儿子身体里的东西。经验、反应、勇气，或者别的什么更脏的玩意。傍晚我回旧港区，路上接到陈总的电话。他说听说我在打听单子的底，语气不重，像闲聊。我问他一句直的：“培养心脏更稳，你为什么非要原装？”电话那头停了两秒，才回我一句：“培养器官能让人活，原生器官能让人活得像个人。”这话让我想笑，也让我想把手机摔了。像个人，谁定义的？富人坐在干净办公室里，把别人的身体拆成零件，再拿一个像样的说法给自己上漆，听起来总比承认自己贪得无厌容易。我压着火，问他这些基因标记到底筛什么。他没答，只说只要我把货找到，剩下的事不用我管。我挂断电话，往港区里面走。天黑以后，沿街的小屏幕都开始推销器官维护，像在提醒每个人，身体是台机器，修得起就继续开，修不起就卖剩下的件。我拐进一条全是拳馆和债务公司的巷子，鞋底踩着潮湿的宣传单，心里已经有了下一站。那几组基因标记挑得太像某种职业模板。我越看越觉得，陈总不是在找一颗心脏。他是在找一个人，或者说，找一个人身上最值钱的那一块肉。

第003章_地下拳馆

第003章 地下拳馆 磨砂拳馆夜里九点才真正开张。外头挂着健身连锁的旧招牌，进门以后才是它原来的脸。汗味、血腥味、止痛喷雾的薄荷味，全都压在闷热空气里。楼下一圈沙袋，楼上是铁丝网围起来的擂台，赌客和债主挤在栏杆边，拿终端下注的时候，眼神比拳手还像野兽。擂台边还摆着一张折叠桌，桌上放着便携超声、止血胶和两台签债务协议的终端。谁手骨裂了、肋骨断了、下个月还想继续打，老板就在那张桌边给他垫钱，顺手多收一条身体处置授权。拳馆从来不只是打架的地方，它还是筛供体的前站，先把人打烂，再按零件估价。我这种人来这里，不是来看拳，是来看身体。谁的肋骨老伤没愈，谁的心肺耐受高，谁背着债，谁手头缺现金，我都得摸一圈。地下拳手是灰市最爱的一类供体，年轻，训练过，配合度高，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从来都被人教会拿身体换钱。今天输一场，卖肌腱；下个月再输，卖个肾。到真要卖心脏的时候，路其实已经走完了。老板阿炳看见我，递了瓶水过来，问我今晚找什么货。我说先看看。他心里也明白，像我这种老掮客主动上门，多半不是来买门票。我沿着擂台

边慢慢转，屏幕上的赔率一直跳，灯光把拳手身上的汗照得发亮，像给肉刷了一层油。第三场刚开打，我就看见阿豹。这小子我以前听过名，二十四，打得凶，抗打也狠，连续输了三场还敢上台。真正让我记住他的，是后台流出来的债务数据。他欠两边钱，一边是赌债，一边是女儿的治疗费，数字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这样的人在城里很多，区别只在于有人去送外卖，有人去送命。阿豹那场打得很硬。他右手旧伤没好，出拳还是快，靠贴身和冲撞抢点，像在跟自己剩下那点命死扛。第三回合他被人一肘砸开了眼角，血顺着脸往下流，裁判没叫停，台边的人喊得更凶。我看着他的呼吸节奏和落点，心里盘了两遍，差不多就是陈总清单会喜欢的那种模板。他挨完那记肘击后没有往后退，反而压着对手往绳边挤，肩背肌肉一层层绷起来，像弹簧拧到头。那不是普通人被打急眼后的乱扑，是长期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。陈总清单里那些运动恢复和压力阈值的参数，在他这套动作里都能看见影子。我站在场边，第一次真觉得那份清单不是空话，而是一只已经伸进人群里的手。散场以后，我去后面更衣区找他。那地方光线差，地上全是血棉球和扔掉的绷带。阿豹坐在塑料椅上，正让个小护工给他缝眼角，见我进来，扫了一眼我的鞋和衣服，立刻知道我不是来劝他珍惜身体的。“介绍活的？”他问。“大活。”我把一支烟递过去，他没接。我把话说得直，问他有没有兴趣做深筛，价钱高，能解决他手上大半窟窿。他听到价码，脸上的肉抽了一下，还是装得平静，只问风险。我说风险跟钱一样，都大，具体看筛完是什么结果。他沉默了一阵，问我是不是器官单。我说是。到了这份上，再绕也没意思。他把缝线的头咬断，抬眼看我：“我能卖的都快卖完了。”这句话我听得熟，耳朵都磨硬了。我蹲下来，和他平视，告诉他这次不是肝片也不是肾，买家要的是顶级原生器官，筛得很细，真中了，一次能把债抹平，还能给他女儿留一大笔后路。阿豹没接我的眼神，只把满是胶布的手摊在膝盖上，手背青筋鼓着，像勒紧的绳。“做吧。”他说，“先看看我值几个钱。”半小时后，我们在拳馆后面的检测车里抽了血、做了心肺数据和基因深筛。机器运转的时候，车外还有人在吵架，赌客输了钱，拿啤酒瓶砸门，声音一下一下敲着铁皮。阿豹坐在椅子上没动，像块已经摆上案板的硬骨头。我看着屏幕跑数据，心里一直在算，算这单成功我能拿多少，算他这种身体还能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，算陈总到底拿这颗心去做什么。结果比我预想来得快。深筛报告跳出来那一刻，老范吹了声口哨，把屏幕转给我看。综合匹配度九十四，血型、年龄、运动参数、四组基因标记全都卡在陈总要求的范围里。报告底下那串绿色通过标识排得整整齐齐，看得我后背一阵发紧。城里这么多人，这小子偏偏正中那份单子。阿豹看不懂那些参数，只盯着我的脸问：“够不够？”我把屏幕熄掉，说够了，够得吓人。车门打开的时候，夜风裹着巷子里的臭水味灌进来。拳馆外头的债务广告牌还亮着，“身体是你最后的信用”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阿豹用纱布压着眼角往外走，忽然觉得陈总那份基因清单没那么抽象了。它现在有了脸，有了伤口，也有了九十四这个让我没法装糊涂的数字。

第004章_小唐

第004章 小唐 我把阿豹的初筛结果加密发出去，陈总那边回得很快，只给了四个字，继续确认。那口气跟买条鱼差不多，连问一句供体叫什么都懒得问。我看着终端上的字，心里有点堵，又说不清堵在哪。干这行的人不该对名字上心，名字一旦记住，货就不够像货，钱也不好挣。可阿豹那张刚缝好的脸

老在我眼前晃。下午我按约去瀚源生物外头见中间联系人，想把下一步深筛、定金和时间敲死。车还没停稳，路口就堵了一串人，都是穿白灰色马甲的年轻人，举着写满标语的硬板。什么“身体不是资产包”“停止原生器官交易”“债务不能当同意书”，喊得又整齐又吵。保安和巡逻无人机围成一圈，现场像一锅快开的水。瀚源门口平时最讲究体面，今天却被堵得连贵宾车都不敢直接进地库。有个穿商务套装的女人被标语杆擦了袖子，立刻皱着眉往后退，像那几个字会弄脏她的保险条款。无人机在头顶扫身份码，抗议人群里有人故意拿喷漆去挡镜头，保安上前拉扯，地上散了一地传单和矿泉水瓶。哪怕只是站在边上看，我都能感觉到那股火已经烧到玻璃门里头。我本来想绕过去，偏偏有人把一叠传单拍到我胸口。抬头一看，是个短发女人，皮肤晒得偏深，手臂上贴着旧伤固定贴，眼神硬得像刚磨过的刀。她盯着我腰间那只旧终端，又看了眼我手里的临时通行码，问我是不是来给里面的人送货。我把传单折起来塞回她手里，说我只是来谈体检套餐。她笑了一下，那笑里全是火气。“你这种脸我见多了，”她说，“不穿白大褂，也不拿手术刀，手上倒比谁都干净。因为血不沾在你手上，沾在合同和转账记录里。”我懒得跟她吵，侧身想走。她跟上来，一边走一边报名字，说她叫小唐，做身体完整性调查。我听过这个组织，闹过不少场子，曝光债务平台、地下诊所和合作医院的暗线，搞得几家企业很烦。她问我认不认识磨砂拳馆，认不认识旧港区那些半夜开门的冷链车。我没回，她就当我默认了。“你们总爱说自愿。”她说，“一个人欠债，孩子等着钱救命，后面站着催收和保安，你们还把合同拍出来，说他签字了，所以算自愿。你们真有点本事。”这话我听得心烦。我说她要真这么能耐，就去把城里的债务系统拆了，别总堵路。她停住脚，盯着我，声音压低了点：“我当然想拆。可在那天来之前，像你这样的人还在帮他们把链子扣紧。”她说完，从包里抽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，躺在病床上，胸口缠满管线，眼睛闭着。我扫了一眼，没接。小唐说那是她姐姐，卖器官时签了三份授权，最后死在手术台上，死因写的是突发并发症。她说这话时没有哭，甚至连停顿都不多，像这段经历已经被她翻来覆去讲过太多回，讲到连疼都结了痂。可我还是听见她嗓子里有一点很干的沙感，像长期熬夜和吵架把声带磨坏了。她不是那种靠正义感撑着往前冲的人，她更像被一块没法吐出来的骨头顶着，只能一直追，一直咬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反而没法把她当成普通闹事的人随手打发。我原本可以继续走，只要装成没兴趣，这事和我今天要谈的单子就没有关系。可她把照片收回去的时候，手指抖了一下，我看见她指节上也有旧伤，像常年跟人拉扯留下的。我忽然想到阿豹，想到那些我亲手撮合过的人，做完检查坐在塑料椅上问我一句“能拿多少”的样子。城里人人都讲效率，讲选择，只有手术台最诚实，谁躺上去，谁就没多少话语权。小唐看我不走，又往前逼了一步：“你换过器官吧？”我皱眉看她，问她关我屁事。她的目光落在我药袋露出来的一角，像早就猜到。“换过的人应该更清楚，”她说，“你身体里的那些东西，真的是你自己选的吗？”这句话像一根细针，扎得不深，位置却坏。我没回答，只觉得左侧腰窝那块旧疤一阵发紧。保安开始清场，无人机冲着人群打警示光，小唐被同伴喊走。她退开前最后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骂，只留下一句：“你替别人挑器官的时候，也该查查自己的病历。”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她被人群带回路障那边。风把抗议布条吹得哗哗响，瀚源大楼的玻璃外墙把那些字照得支离破碎。我摸出药袋，里面是吴医生给我的排异抑制剂，白片、蓝片、黄胶囊按顺序装好，像我这些年拆开又拼回去的身体。我本来只是来谈一笔高价生意，小唐那句话却像钩子一样挂住了我。她问得很轻，分量却比陈总那袋钱还沉。那些器官，真的是我自己点头换的吗。

第005章_Dr吴的警告

第005章 Dr.吴的警告 我当晚就去了吴医生诊所。旧港区的夜里总有一种腥甜味，像海水掺了坏掉的消毒液。诊所卷帘门开着半扇，里面灯亮得发白，候诊区坐着两个刚做完维护的人，一个抱着冷藏箱，一个捂着肚子低声骂娘。吴医生戴着放大镜在里间缝血管接口，听见我进来，头也没抬，只说把门关上。我把药袋往桌上一扔，说给我做全套检查。吴医生抬眼看了我一秒，问我是不是又乱吃东西。我说少废话。他看我脸色不好，没再绕，直接让我躺进扫描舱。机器从头到脚扫过去，蓝光在舱壁上来回滑，扫到左腰位置时，蜂鸣音突然拉长了一截。我躺着没动，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后背一层汗慢慢往外冒。吴医生把影像调出来，屏幕上那颗左肾边缘像被火啃过，接口周围全是发亮的炎症信号。他啧了一声，说这颗肾扛到今天已经算给面子了。我问还能撑多久，他没接话，先问我最近是不是发冷、夜里出汗、尿里带锈味。我说都有。他把手套摘下来，坐到我旁边，口气难得认真：“再这么拖，你不是来做维护，是来收尸。”前两颗肾坏掉的时候，我至少还有个缓冲。第一颗报废在感染，拖了半年才上台；第二颗是接口疤痕增生，硬生生把尿路堵烂。吴医生替我处理过两次，人都快骂出火星子，说我这种客户最烦，平时舍不得维护费，真出事又指望机器和医生替命兜底。可这次连他都懒得骂，说明情况已经坏到连吓唬都嫌浪费力气。我早知道自己状态差，只是没想到差得这么快。换器官和换零件不是一回事，再好的东西塞进身体里，也要拿药和钱哄着。我的左肾是第三颗，前两颗都报废在排异和感染上，吴医生这些年没少替我缝缝补补。他收钱狠，嘴也毒，可只要我还有口气，他就不想砸自己招牌。我点了根烟，没抽，夹在手里看烟头一点点烧。他忽然问我最近是不是又做高原梦。我抬头看他，说你怎么知道。他说我每次肺部指标一乱，梦境和情绪就会跟着起波动，像是右肺那位前任主人还留着点脾气在里面。我骂他少拿这种话糊弄人。吴医生没笑，只把一份旧档案从抽屉里抽出来，压在诊疗单下面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顺手把我上个月的肺部波形图调出来。图上几段异常起伏被他圈了红线，时间刚好都落在我做高原梦后的第二天。我以前拿这些波动当药物副作用，现在看着那几道红线，心里却像有根刺被人拧了一下。吴医生平时爱吓人归爱吓人，真到没把握的时候，他反而不会随便开口。“你今天是不是碰到谁了？”他问。我没答，只说有人问我，我换过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选的。吴医生听完，神情变得很怪，那种怪不是惊讶，是某种忍了很久的烦躁终于压不住。他起身把候诊区的门锁了，又把监控切成本地循环，回到桌边时，手里多了一张泛黄的纸。“有些事我本来不想跟你说。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得太早，对你没好处。可你这次单子接得太深，身体也快拖不住，再瞒下去，哪天你死在路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”他把那张纸推到我面前。我一眼看见抬头上的年份，八年前。纸边已经卷了，印章却还清楚，上面写着“术后监测记录”，科室是瀚源附属心血中心。再往下看，患者编号、生命体征、排异观察、免疫抑制方案，一行行排得很满。最刺眼的是中间那四个字：心脏置换。我盯着那一行，耳朵里嗡了一声，像有人在脑袋里敲了个铁盆。我说这不可能。我这些年知道自己换过肾，换过肺，角膜修过，心脏从来没有过。我不可能连这种事都忘。吴医生没有立刻接话，只把那张纸又往前推了一寸，说他手里只有复印件，原档案缺页缺得厉害，这张是他当年替别的病人做会诊时顺手截下来的。我把纸抓起来，发现自己手指在抖。八年前那阵子，我记得一场车祸，记得醒来以后胸口缠着固定带，记得账户里突然多出一笔钱，后面的事却一直像被雾堵住。我以前只当那是重伤后的记忆缺口，现在看，那片空白里藏的东西比我想的多得多。“你当年做完手术后，有人专门来打招呼，让我们以后别乱翻你的旧

档。”吴医生说，“他们给的说法是创伤后认知保护。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知道什么叫保护，什么叫盖章封口。”我抬头看他，问那个人是谁。吴医生沉默了一会，没报名字，只说我应该已经和那帮人碰上了。我想起陈总的车，想起那份基因清单，胃里一下拧紧。诊所外头有冷链车倒车，报警器一声声响，像有人在数秒。我把那页旧病历塞进衣服里，胸口沉得发疼。我原本只想找一颗心脏换钱，吴医生递给我的，却是八年前我的一颗旧心脏留下的影子。

第006章_记忆

第006章 记忆 我把那页病历带回住处，门一锁，灯也没开，先坐在床沿上发了很久的呆。旧港区的出租屋就这么大，墙皮起泡，窗外是高架桥的阴影，夜里车流一过，玻璃跟着轻轻震。我在这里住了七年，屋里没摆什么多余的东西，只有药盒、旧终端、两身换洗衣服，还有一只上锁的铁盒，里面塞着这些年攒下来的收据和病历。我总觉得人活到我这个份上，东西少一点，出事时走得也利索一点。可那张纸一摆出来，屋子忽然显得很挤。八年前，心脏置换，瀚源附属心血中心。我把每个字都看了很多遍，像在辨认一门陌生语言。我记得那年夏天，旧货车在高架下失控，我被甩出去，胸口像被整块钢板拍扁。再醒来时，鼻子里全是消毒水味，胸前缠着固定带，身上插满管子。有人告诉我命捡回来了，后续账也有人垫过。我信了，因为我那时连自己能不能站起来都顾不上。问题在后面。那场事故后，我的记忆像被人拿刀切了一段。不是全没了，是能摸到边，却摸不进里面。我记得出院，记得账户里多了钱，记得有人介绍我跑器官单，说我认识路、胆子大、对身体价码有概念，干这个合适。再往后，事情就接得上了。我很快学会看检测报告，学会和债务平台、医院采购、地下冷链打交道，像这活本来就该是我做的。我试着在纸上重排那段时间线，把能记住的日子一个个写出来。出院、第一个月租金、第一次去吴医生诊所、第一次替人送冷链箱、第一次在合同上见到自己的分成。时间点能写出来，线却连不起来，中间总有几天空着，像谁故意把最关键的转折剪走，只留一个能继续运行的结果给我。人要是连自己的来路都靠推算，活着就像站在别人写好的说明书上。以前我从没认真想过，我为什么会学得这么快。人在穷和伤面前，总会给自己找能活下去的说法。现在病历摊在眼前，那些说法全松了。我翻铁盒，把旧账单、出院记录、几张模糊的照片都倒在地上，一张张排。照片里我瘦得厉害，胸口有大片包扎，旁边没人。我出院那天是谁接的，我想不起来。第一笔启动资金是谁给的，我也想不起来。连我怎么认识吴医生、怎么被带进这个圈子，回头看都像被人提前铺好了路。我一直折腾到后半夜，脑子越转越热，胸口也发闷。吃了两片镇静剂才躺下，结果刚闭眼，高原梦又来了。不是一闪而过的碎片，是整片整片地往我身上压。风很硬，空气薄得像纸，鼻腔里带着干冷的血味。我穿着陌生的厚外套，肺往里吸气的时候，胸腔比平时更开，像这副身体很熟悉那种海拔。我能听见远处牦牛铃碰撞的脆响，还能听见自己，不对，是那个人，在风里咳了一声，喉咙很粗。我猛地醒过来，枕头都湿了，右侧胸腔一阵阵发紧。那颗肺是五年前换的，供体资料我没见过，灰市里没人会把死人生平附赠给你。可这几年我偶尔会梦到雪线、稀薄空气、土房窗框上的蓝漆。我一直拿药物副作用解释，拿吴医生那些半真半假的话当笑话，直到今晚，我第一次认真想，万一那不是单纯的梦呢。万一身体里的器官真的会把旧主人的习惯、恐惧、节律留下来一点呢。我甚至摸出终端查过地图，想看看那片梦里的山会不会真有名字。搜出

来的照片一张张往下滑，雪线、经幡、土路、铁皮屋顶，我越看越烦，因为每一张都带着一点熟，可我分明没去过。那种熟不是脑子里的，是肺先认出来的，像它比我更早知道自己曾经在哪口风里活过。想到这里，我胃里一阵发酸，跑去洗手池边干呕了半天。镜子里的脸发青，眼窝发黑，像个已经被拆过太多次还不肯报废的旧零件。我对着镜子看了很久，忽然发现自己连心跳都觉得陌生。它在胸腔里敲得很稳，可那稳像是别人留下来的手法，不是我年轻时那种乱撞的节律。天快亮时，我终于把地上的资料重新归拢起来。光靠一张复印件，我没法把八年前挖干净。吴医生知道一些，知道得又不全。真要往旧案里挖，还得找一个更老的人。老白以前也是掮客，做这行的时候比我狠，退下来以后成天缩在旧楼顶层修设备，嘴碎，手里东西也多。十年前那批见不得光的项目，要说谁记得，城里没有几个人比他更清楚。我把那页病历塞进内袋，坐在窗边等天亮。高架桥上的车流开始密起来，广告屏亮起，一遍遍滚动器官保险和再生套餐。我看着那些字，心里头一次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恶心。要是连我的心脏都不是原装的，那这八年里站在冷链车边数钱的人，到底是谁。这个问题在胸口压了一夜，到了天亮也没散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往后拖了。我要去找老白，把十年前埋掉的那堆旧骨头，一根根挖出来。

第007章_老白的故事

第007章 老白的故事 老白住在旧居民楼顶层，楼道里常年一股机油和霉布味。电梯坏了很多年，我提着两罐烈酒爬到七楼，气还没喘匀，就听见门里头传来金属碰撞声，像有人拿钳子在拆骨头。我敲门，里面骂了一句，隔了十几秒，门才拉开一条缝。老白穿着发黄背心，鼻梁上架着老花镜，手上还沾着冷凝液，看见是我，先把酒接过去，再把我放进屋。他屋里堆满报废机器，老式配型机、冷链温控箱、一次性血路泵，件件都像从停尸间拉出来的。窗边还摆着一本旧账簿，封皮卷了边。我扫了一眼，老白立刻用扳手压住，说我今天要是来借钱，门在后头。我要笑没笑，只把那页心脏置换的复印件拍到桌上。老白拿起纸，看了半分钟，嘴角那点松垮肉慢慢绷住了。“瀚源附属心血中心，”他说，“你怎么翻到这个了。”我说翻到了就翻到了，问他认不认这个格式。他没回，先把窗帘拉严，又把桌上的旧收音机打开，放出一阵嘶嘶的白噪。做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讲究，是习惯。旧设备笨归笨，拿来扰录音反倒好使。“十年前有过一个项目，”老白终于开口，“对外名字花得很，什么原生适配、认知回路优化，圈里都叫它记忆继承。说白了，就是有人不满足于换器官救命，想连供体身上的反应、习惯、胆量一块拿走。”他说那几年，瀚源和几家附属医院网罗了不少样本。合法渠道收不到的，就从拳馆、安保公司、矿场和边地工程队里找。那帮人爱极限环境、高压工作、长期训练出来的身体，因为数据干净，也好包装。器官摘下来不是立刻上台，有时还要先做一轮分子标记和神经递质谱记录，像给肉拍证件照。项目组里有医生，也有做行为遗传和认知干预的研究员，手术只是其中一道工序，真正要命的是术前和术后的“校准”。我问什么叫校准。老白指了指我的胸口，说把供体残留和受体原有记忆押到一个他们觉得可控的比例。有的人术后会多出陌生偏好，有的人会在压力下做出供体才有的动作反射，严重的会把自己认成另外一个人。项目早期死了不少人，后面他们学乖了，不追求完整复制，只求把某些性能留下来。比如更狠的抗压、更快的恢复、更稳定的情绪阈值。富人爱听这个，因为听上去不像偷别人的人生，像购买升级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屋里那台老风扇一直咯吱转，我却觉得背后发凉。

右肺那点高原梦、心口偶尔冒出来的陌生节律，一下都找到了一条脏路。我问他项目后来怎么停的。老白喝了口酒，咂了咂嘴，说不是上头突然讲良心，是样本开始出事。有个大人物家的孩子做完手术，总说供体家乡方言；还有个安保头子换了肝以后，半夜拿刀去找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女人。事情压不住，才被勒令收尾。“收尾以后，那些样本呢？”我问。“死的就烧，活的就管起来。”老白看着我，眼神像在掂量一块旧铁还能不能用，“最麻烦的是那批活下来的。他们身体稳定，脑子也没全坏，可中间总缺一截，像被人用勺子挖掉一点。你今天拿着这张纸来问我，我就猜你可能也在那批人里。”我喉咙里发干，想抽烟，手摸到口袋又停住。老白站起来，从床底拖出一只小冷藏箱，打开后里面没冰，放的是几份塑封文件和一枚老旧存储片。他挑出一份名单给我看，上头只有编号和项目批次，没有姓名。我看不懂那些编号，直到在一行边角看见“HX-CM-17，心血联合置换，创伤后记忆清洗观察”。老白把那页压到我手边，说他当年帮人跑过一次冷链，顺手记下来的，没想到还真有人会回来找旧账。我问项目负责人是谁。老白这回没兜圈子，直接报了瀚源，再报了一个名字。陈正衡。陈总。我虽然早有数，听他亲口说出来，心里还是像被钉子顶了一下。老白看着我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更脏的还不是这个。那批人里，有几个活下来以后被安排进了行业里。因为他们身体耐受高，嘴也容易被管住，最适合做灰层的活。”这句话让我半天没说话。我回头看这八年，突然每一步都开始长出别人的手印。出院后的钱，莫名其妙搭上的关系，进这行以后顺得过分的路，全像有人提前替我铺好。我站起身想走，老白却又把我叫住，把那枚存储片塞进我手里，说里面是他能保下来的半份项目流程和几个旧编码，真要往下查，靠这个比靠记忆有用。我把东西揣进内袋，酒也没拿。走到门口时，老白在后头说了一句：“你要真是那批人之一，别只查你丢了什么。更该查的是，他们把什么东西塞进了你身体里。”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两盏，我摸黑往下走，脚底一层层踩过旧灰。外头天已经黑透，我心里那点怀疑也彻底落了地。十年前埋下去的不是传闻，是一整个项目，而我多半就是从那堆废料里活下来的东西。

第008章_小唐的姐姐

第008章 小唐的姐姐 我给小唐发消息的时候，她回得很快，只丢来一个定位，城郊旧焚化厂旁边的纪念墙。那地方原来烧医疗垃圾，后来被查出偷排，厂子关了，外面的长墙被家属贴满失踪者和手术事故死者的照片，久而久之成了个谁都不愿多看两眼的地方。下午风大，墙上的塑料膜拍来拍去，像无数只手在敲砖。小唐穿着那件旧灰夹克站在墙边，脚边摆着几束快蔫的白花。她看见我，没有多问我为什么突然愿意来，只把一只透明文件袋递过来。里面有手环、缴费单、病历复印件，还有一支老式录音笔。她说这是她姐姐唐宁留下来的东西，能找到的都在这里了。我把那只住院手环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塑料边磨得发白，内侧条码被汗和药水泡过，已经有点糊。手环这种东西我见得太多，活人上台前戴，死人出太平间前摘。可当它和一堆复印件放在一起时，分量就不一样了。它说明唐宁不是新闻里一行统计数字，她真的在某张病床上躺过，真的被人按编号流转过。我靠着墙，一页页翻。唐宁二十六岁，做仓储分拣，先欠了债，又因为母亲做肿瘤治疗要钱，被人介绍去做“合法有偿捐赠”。合同写得漂亮，白纸黑字说捐一部分肝组织和一颗肾，术后有康复支持和追加补偿。缴费单上的医院却不是正规大院，是

一家被瀚源控股的康复中心。再往后，病历记录开始乱，术式多出一项开胸辅助，最后的死亡说明只有一句：麻醉并发症。“她根本没答应开胸。”小唐说，“我们拿到尸体时，胸口到腹部全缝上了。院方只说抢救过，别的一个字不讲。”我把资料放回袋子里，问她为什么盯上瀚源。小唐没立刻答，先按下录音笔。里面传出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，断断续续，像躺着说的。她说有人临时改了方案，说只要再配合一项检测，就能多拿一笔钱；她说合同太厚，看不明白；她还说医生告诉她，身体数据很“难得”，只要睡一觉就过去了。录音停在一阵急促喘气之后，后面是空白。我听完，只觉得牙根发紧。灰市上这种套路我不是没见过。先拿小器官或组织试水，确认受害人会忍、会怕、会签字，再一点点往上加码。你很难说哪一步开始算强迫，因为从债务压下来的那一刻起，所谓同意就已经变味。合同只是把绳子打成蝴蝶结，让人看上去体面一点。小唐靠在墙边，眼睛盯着那些照片，说她姐姐死后，她翻了三年账、追了三年车牌，才把这条线扯到瀚源头上。瀚源公开不碰原生器官交易，只做再生医疗和高端移植，可她追到的几个中间公司、康复中心、债务平台，最后资金都能绕回同一个体系。她问过很多人，没人肯当证人。活下来的人怕报复，死掉的人连话都留不全。我问她为什么把这些给我看。小唐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没前两次那么冲，倒像是累。“因为你在链子里面，”她说，“外头的人只能闻到血味，里头的人知道刀从哪边下。你拿着那份原装心脏的单子去跑，早晚会撞到他们真正的目的。”我说你倒看得起我。她摇头，说不是看得起，是没别人可用。说完她又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手术耗材条码单，指给我看。上面有一串旧编码，和老白给我的项目编号前缀一模一样，只是后半段不同。我心里一沉。这说明唐宁那台手术，不只是普通摘取，更可能被当成项目样本的一环。一个本来只想卖肾的人，最后成了别人的试验材料。风把墙上的照片吹得直响，我抬手压住一角，照片里的年轻脸一张挨一张，有的还带着学生气。城里总爱说器官产业让更多人活下去，没人把这些贴在墙上的脸算进成本。我做了八年中间人，给自己定过规矩，以为只要不碰儿童、不抢救命号源、尽量让合同看着像回事，就还能把自己跟真正的屠夫分开。站在这里看久了，我才发现这道分界细得可笑，细到一阵风就能吹没。小唐收好录音笔，问我有没有查过自己器官的来源。我说灰市里哪来完整来源，能知道型号、手术年份、维护参数就算赚了。她点头，说正因为这样，很多人身上装着的，可能是被逼出来的器官，甚至是项目废样。她没把话说得更狠，我却明白她的意思。要是我右肺、高原梦、那颗被我忘掉的心脏都来自这种地方，那我这些年靠它们活着，本身就是那条链子留下的证据。天快黑时，小唐把文件袋重新封好，递给我一份复印件，说原件她还要留。我接过时看见她手背上有一道新划痕，估计又和谁拉扯过。她说她会继续盯瀚源，也会盯我，因为我还没决定站哪边。我没反驳，只把资料塞进包里。临走前，她看着我胸口位置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身上那些器官，未必都来自愿意卖的人。”这话比墙上的风还凉，直接顺着衣领钻进我骨头里。

第009章_排异

第009章 排异 高烧是在凌晨两点烧起来的。我起初还以为只是又一个烂梦把人折腾醒，结果刚从床上坐起来，左侧腰腹就像被人塞了块烧红的铁，烫得我眼前一阵发黑。汗一下冲出来，床单很快湿了一片。我扶着墙去厕所，尿里带着暗红色的锈味，鼻腔里全是药和血混在一起的腥气。这种感觉我不陌

生。前两颗肾报废前，都是这么开头，先是低烧、乏力，再是接口位置胀痛，拖到后头，人连站都站不稳。我骂了句脏话，把紧急抑制剂从药盒里抖出来，吞下去两片，靠在洗手池边等药劲上来。镜子里的我脸色灰得像旧水泥，嘴唇发白，胸口那道早年手术留下的浅痕在灯下绷得发亮。我忽然想到小唐那句“你换过的那些真的是你自己选的吗”，一阵火气和冷意一起往上窜。我给吴医生打电话，他听完只说别乱动，二十分钟后车到。那二十分钟过得很慢，我坐在门口，把能找到的病历和药都塞进包里，像准备跑路。旧港区凌晨还有人声，楼下债务催收的广告车正绕街播录音，提醒逾期用户尽快补款，否则将启动身体资产处置。我听着那套词，胃里翻得更厉害。以前我把这当背景音，现在听着，像在听给自己准备的告知书。我还顺手把一把折叠刀塞进了包侧袋，动作快得像条件反射。其实真碰上事，这玩意起不了多大用，可人在烧得发抖的时候，总得抓点什么。我蹲在门边等车，想起前两次肾坏掉也是深夜发作，都是我一个人扛着药袋和现金冲去诊所。换器官的人最怕熟悉这种流程，一旦熟了，连自己快报废都能处理得像去修车。吴医生的人把我拖进诊所时，我已经烧得有点飘。扫描一做，左肾周围一圈全亮了，炎症指标冲得离谱。吴医生按着报告，脸比机器还冷，说我之前还剩三个月，现在得改口，运气差的话，一个月都撑不过。感染一旦往上走，不只肾保不住，连前头换过的几样也会跟着出问题。身体这种东西，一处烂了，别处就都开始算账。我靠在病床上输液，血管里那股凉意一路窜进肩膀。吴医生给我加大了抑制剂，副作用很快上来，手指发麻，胃里发空，脑子却格外清。他问我陈总那单是不是已经锁定了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说你消息比我还快。他没接，只把输液速度调慢，说有人已经在问我的维护记录和器官耐受数据。“谁在问？”我盯着他。“你心里有数。”吴医生说，“你现在不只是捐客，也是一份不错的样本。年纪不算太大，换过这么多器官还能跑这么多年，数据很少见。”他说完又点开我的长期维护表，几列曲线在屏幕上排开，像一份等着估值的资产报告。肾功能波动、肺部耐受、免疫抑制依赖、心率稳定区间，连我这些年每次排异前后的恢复速度都被标得清清楚楚。我看着那些线，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盯上我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不是一个麻烦缠身的中年捐客，我是一组很少见的高耐受数据。这句话把我烧出了一身冷汗。我这些年总觉得自己在市场上站得高一点，拿着名单、价码和人脉，看谁值多少钱。可真把身体摊开，我跟阿豹没本质差别，都是一张会老、会坏、会被评估的肉身。区别只是我站得离刀口远一点，所以一直误以为自己不在案板上。吴医生给我看了最新的维护报价。合法渠道的培养肾要排队，钱也不够；灰层渠道能快，前提是我继续替陈总跑完这单，或者把自己手里的旧关系卖出去。我看着报价和排队时间，心口一阵发闷。城里每条活路都绑着条件，连保住自己都像在签补充协议。输液做到后半程，我烧退了点，人也能坐直。外头天亮了，诊所门口开始排人，送维修器官的、做术后复查的、抱着冷藏箱来谈价的，一拨接一拨。我躺在里间听那些脚步和问价声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他们没隔着玻璃。我只是恰好比他们早一点学会看参数、背价目、装镇定。轮到自己器官报废时，所有规矩都会掉头咬回来。吴医生临走前把一张化验单拍到我床头，说我再逞强就准备买墓地。我接过单子，忽然问他：“你说我这身体，还值多少钱？”他看着我，骂我病糊涂了，转身时却停了一下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在他们眼里，人活着不重要，数据好才重要。”我在那张病床上坐了很久，手背扎针的位置一阵阵发胀。窗外的广告屏又开始轮播，再生器官套餐、器官金融分期、移植后人生规划，一套接一套。我看着那些字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很脏的念头。以前我以为自己是猎人，挑别人身上哪块肉能卖。现在左肾在我身体里一点点烂掉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也早就被放进了供体市场。只要价钱合适，或者数据够好，我和那些坐在拳馆塑料椅上的人没有任何不同。

第010章_调查

第010章 调查 退烧以后，我没回住处，直接去找旧关系翻病历。要查八年前的手术，靠正规渠道等于做梦，灰层反倒快。旧港区有个做数据中介的女人叫阿绢，专门倒卖医院外包系统里的边角记录，谁住过院、谁买过保险、谁在哪家中心做过高阶筛查，她都能摸到一点。我拎着两盒抑制剂去敲她的门，她看见我先皱眉，说我这脸色像快进焚化炉了。阿绢这人做事一向只认钱，不认交情。她屋门口装了三层杂牌监控，进门还得先把终端丢进信号屏蔽盒，连袖口都要扫一遍，看有没有藏录音贴片。以前我替她介绍过几个器官保险骗保的活，她也替我洗过几次冷链路线，所以大家勉强算熟。越是这种熟，越说明她知道查溯源旧档是件会把命搭进去的事。我把老白给的存储片和那页病历复印件放到她桌上，说我要八年前溯源附属心血中心的整条链。阿绢盯着存储片看了两秒，问我是不是惹到大户了。我说钱翻倍。她想了想，拉上卷帘门，开了内网机。她这屋子狭得可怜，四面挂满信号放大器和老线路板，机器一启动，风扇声像一窝蜜蜂。我们先从保险端口切进去。八年前我那场事故有一笔异常垫付，付款方不是交通事故基金，也不是个人账户，而是一家研究合作基金会，名字绕得很长，股权最后一层挂回溯源。再往下追住院记录，确实能对上附属心血中心的病床编号，只是主档案被抽得很干净，很多关键字段留着空白，像有人专门拿勺子把中间那口最肥的肉挖走了。阿绢顺着病床编号又摸到一条边缘日志，里面记着我那次住院期间有两次特殊门禁调用，一次通往高阶手术区，一次通往认知干预病房。普通创伤病人根本不会走那条线，更不会在术后连着调用记忆评估权限。日志上操作员名字已经被洗掉，只剩时间和门禁级别。我盯着那几条残缺记录，心里那股火越烧越稳，像终于抓住了手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腕。阿绢一边敲键盘，一边骂系统做得下作。她顺着手术室耗材采购和术后药单倒查，硬是拼出了一条隐线。那天我不只做了创伤修复，还用了高规格免疫抑制方案和神经认知干预药物。光看药量就知道，这不是普通抢救。心脏置换后观察、认知稳定监测、记忆清洗期镇静，这几个词从碎片里跳出来，像一颗颗钉子往我眼里扎。真正让我背脊发硬的，是同意书。阿绢从一堆备份残片里捞出一张扫描件，画面糊得厉害，签名位置还能看清。我把图放大，看了不到五秒就认出来，那不是我的字。我的名字里“韩”字最后一笔习惯往上挑，这张签名平平收住，笔压也不对。更别说那时候我右手腕骨折，根本写不出这么稳的签字。“你这是被人代签了。”阿绢说。我盯着那张图，喉咙像卡了块铁。代签意味着什么，再明白不过。有人在我躺着的时候替我同意了开胸、替我同意了置换心脏、替我同意了后面那一串清洗和观察。我的命是他们救回来的，还是他们把我修成了想要的样子，这条线一下全糊成血。还没等我把文件拷完，外头卷帘门忽然被人敲了两下，不重，却很有节奏。阿绢脸色一下变了，伸手把主机切离线，冲我做了个噤声手势。门外有人问设备修好没有，声音陌生。我听脚步不止一个，腰背瞬间绷紧。阿绢从抽屉里摸出一把脉冲击晕器塞给我，自己钻去后面拆线路。旧港区这种地方，谁先找到资料，谁就会被人顺着味摸过来。门又敲了一轮，接着有人开始拿工具撬锁。阿绢低声骂了一句，说对方来得太快，说明系统里埋了报警。我拎起数据块和存储片，从后门挤进狭窄的维修通道，身后能听见卷帘门哗啦一声被拽起。通道里全是废线和旧电池，灯只亮一半，我烧退没多久，跑起来肺像针扎。可那一刻我顾不上疼，只想把那张假签名带出去。我和阿绢从后巷分开，她往北，我往港边。追上来的人没喊，只在后头踩得很紧。我拐过两个冷链仓，钻进一辆卸货中的空车底下躲了半分钟，听见脚步从旁边冲过去，才敢再动。等我绕回高架桥下，天都快黑了，心口跳得发狠。我靠着桥墩坐下，把终端里的备

份又看了一遍，签名还在，付款记录还在，手术执行单位的编码也在。我这八年跑单见过太多伪造合同，以前看别人签错字，顶多算他们倒霉。轮到自己，才知道那种错位有多恶心。名字是我的，决定却不是我的；身体是我的，使用权却像早就被人拿去做了质押。我把资料加密分成三份，藏在不同地方，手指冷得发木。远处瀚源方向的大楼灯一盏盏亮起来，像一排排监视眼。我知道再往下已经不是查了，是撕破脸。我手里现在握着的，不只是旧病历，是一张能把陈总逼出来的伪签同意书。

第011章_对峙

第011章 对峙 我没给自己太多犹豫的时间。第二天中午，我穿了件最不显眼的深色外套，带着复印件和数据块去瀚源大楼。新城区的空气都比旧港区轻一点，楼下广场铺着能照出人影的石材，门口站着机器人引导员，笑容写进程序里，看谁都像看一份可签的保单。我报了陈总留给我的预约码，一路被带上二十八层会客区，电梯门开时，连脚下地毯都软得让人烦。陈总在落地窗前等我，身上西装平整得没有一丝褶。他先给我倒了杯水，像招待一个普通合作方。我没坐，直接把那张同意书复印件摊到他面前。纸落在桌面上，发出一声很轻的响，跟我胸口那股火一点都不配套。“这个签名不是我的。”我说。陈总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马上否认，也没有装惊讶。他只是把杯子推远一点，问我这两天查得还顺不顺。我听到这句，反倒笑了。他连装样子都懒得装，说明他知道我已经摸到哪一步，也知道我退不回去了。“八年前我进了你们医院，做了心脏置换。”我盯着他，“谁签的字？谁决定给我做记忆清洗？你们拿我试了什么？”陈总站着没动，窗外阳光打在他半边脸上，把那层温和照得更假。过了几秒，他才开口，说我当年送到医院时情况很差，多器官损伤，心脏也保不住。常规修复救不回来，只能走特殊通道。瀚源的项目组正好在做创伤后联合置换和认知保护实验，我是难得匹配的个体，手术成功后，公司承担了费用，也给了我后续生存安排。“认知保护？”我差点把桌子掀了，“你们管删我记忆叫保护？”陈总终于坐下，示意我也坐。我没理。他叹了口气，说创伤病人术后常有严重应激和人格崩解，项目组评估后，决定对我做部分记忆清洗，把事故前后的高危片段压下去，减少器官适配时的认知冲突。按他的说法，这是医学决策，也是对我有利的补偿。我听他把这些词一串串说出来，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做坏事能做得这么稳。只要把暴力重新命名，他们就能把刀说成礼物。我问他凭什么替我决定后面的人生。他看着我，神情很平，像在谈一笔回报率不错的投资。“因为当时只有我们能救你，”他说，“你活下来以后也证明了这个选择是对的。你有工作，有收入，器官耐受优于常人，八年里一直稳定运转。如果没有那次干预，你可能根本走不到今天。”这句话把我激得眼前发白。我八年来干的那些脏活、收的钱、送出去的人，在他嘴里都成了“稳定运转”。好像我不是个人，是一台修复成功的机器，今天还能继续工作，就说明当年的改装值得。我一步跨过去，双手按在桌上，几乎贴到他脸前：“你拿我当实验品，还想让我谢谢你？”陈总没有后退，只抬眼看我，眼里第一次露出一丝真东西，不是心虚，是不耐烦。“老韩，”他说，“这座城每天都在决定谁该活、谁该卖、谁该被替换。区别只在于别人连说法都懒得给，你至少活下来了，还赚到了本事。你现在这八年的人生，是我们给你的补偿。”我站在那里，胸口像被人狠狠干了一拳。补偿。这个词比刀还脏。它把我失掉的那段记忆、被别人代签的同意书、这些年替他们跑出来的灰线，全打包成一句轻飘飘的话，像公司给离职员工多发两

个月工资。我几乎能听见自己那颗心在胸腔里跳，一下一下，又稳又陌生。“原装心脏呢？”我压着声音问，“你儿子要的，到底是救命，还是继承别人的东西？”陈总这回沉默久了些，像在判断哪部分值得对我说。他最后只给了半句，说培养心脏能延命，原生心脏能让一个人更完整地长成他该成为的人。我听完只觉得恶心。他不是在救儿子，他是在给儿子挑配件，想把勇气、恢复力、甚至某种人生经验一块装进去。人到了这个阶层，连亲情都像升级项目。我把桌上的纸重新收起，说这单我还没决定做不做。陈总点头，说他相信我会做，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明白，活下去需要代价。他还提醒我，左肾的维护窗口已经不长，瀚源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，前提是合作继续。我听明白了，这不是提醒，是套索。离开会客区时，我的脚步有点发飘。电梯镜面把我照得很瘦，像个被抽空一截的人。到了楼下，风一吹，我才发现后背全湿了。八年前那场手术不是单纯救命，是一次改造；我这八年的人生，也不是从废墟里自己爬出来的，而是被他们剪掉一部分记忆后安排出来的活路。最恶心的是，陈总说这些话时还真觉得自己占理。我站在瀚源大楼门口，手里攥着那张假签名，第一次想得很清楚，这事已经不是旧账，是他们把我这条命拿去做补偿的证据。

第012章_选择

第012章 选择 我从瀚源出来后没有回住处，直接躲进旧港区一间废仓库。那地方以前放冷链耗材，后来线路烧过一回，老板嫌晦气，门一锁就空到现在。我手里有钥匙，偶尔用来藏账或者躲债主。仓库里灰厚，铁架子上还摆着几只没拆封的旧冰盒。我坐在一张塑料箱上，把吴医生给的药丢进嘴里，咽下去的时候喉咙像磨砂纸，半天都顺不过气。陈总那句“补偿”在脑子里转了一下午，越转越恶心。我努力回想八年前，却只能抓到一些断口。车祸前我在做什么，手术后是谁把我带进这一行，我有没有挣扎过，有没有骂过，有没有想把那颗心挖出来，全都想不起。记忆像一面被火烤裂的镜子，你知道那边本来有张脸，可玻璃一碰就掉渣。人要是丢了这么一截，还算不算原来那个人，我一时给不出答案。我把一支笔在指间转来转去，转得手指发酸。那是平时签合同用的旧笔，壳子都磨掉了漆。过去八年，我拿它让很多人在条款底下落过名字，也替很多人核过指纹。轮到自己身上，我却连该不该继续签下一步都发虚。这感觉比排异还难受，因为疼还能拿药压，犹豫压不住。天黑以后，小唐找到仓库。她进门就闻到我身上的药味，皱着眉问我是不是又发烧。我说死不了。她没和我废话，直接把一份整理好的材料放到箱子上，里面是她追瀚源这几年的线索图、唐宁案的资金流，还有几个愿意匿名作证的受害者录音。她说，现在我手里有病历和伪签，她手里有人证，拼起来已经够把事情捅出去。“捅出去以后呢？”我问，“瀚源压媒体，买专家，甩锅给外包医院，再推两个替罪羊，事情过半年又照旧。”小唐站在仓库门口，背后是旧港区闪烁的广告屏，脸被切得一明一暗。她说就算只撕开一道口子，也得有人先下手。每个人都想着保命，链子才会一直完整。她这话没错，可我听着只觉得累。我的左肾快烂了，真把陈总逼急，他一句话就能卡死我后面的维护和供体路。人站在自己身体快报废的时候，胆子会变得很贵。我把她带来的材料翻了一遍，越看越知道她不是在赌气。她已经把路径理得很清，从债务平台到康复中心，从瀚源基金会到项目编码，线都连上了。差的就是一个能证明瀚源直接操刀、直接受益的口子，而我和那张同意书正好卡在最要命的位置。仓库里一时很静，只能听见外头无人机飞过去的电流声。“你

怕什么？”小唐忽然问。我抬头看她，笑了一下，笑得很难看。“我怕死，”我说，“也怕活下来以后发现自己活的这段根本不是自己的。”她听完没有立刻反驳，走近两步，低头看着我。“那也不是他们替你决定完的理由。”她说，“记忆被拿走是一回事，你现在怎么选是另一回事。你要是继续替陈总跑这单，那他们八年前做的事，就等于今天还在你手里继续。”这话把我钉住了。我一直在想自己失去了什么，想那颗被换掉的心、那段被洗掉的记忆，想自己到底还是不是自己。小唐却把问题拧了个方向。过去那段我拿不回来，可眼下这一步，还是得我自己迈。我没有马上答她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步一旦迈出去，后路就会少一大截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的终端猛地震起来，是拳馆老板阿炳打来的。电话一接通，背景里全是骂声和砸东西的响。我还没问，阿炳就抢着说阿豹出事了。债主知道他接了大单，怕他拿了钱跑路，下午在拳馆后门把人堵住，打得够狠，放话只给一天，要么签正式供体协议，要么拿他女儿的住院床位做文章。我一瞬间坐直了，仓库里那股霉味都像冲进了肺里。小唐站在旁边，也听出了个大概，脸色跟着沉下去。阿炳在电话里骂骂咧咧，说阿豹还活着，但牙被打掉两颗，右肋可能也断了，债主现在守着病房外头，像守一件还没交割的货。我挂断电话，手心全是汗。事情被推到了最脏的地方。陈总在上头用我的命做套索，债主在下头拿阿豹女儿做绳结，中间只剩一颗心脏和几个人的身体。小唐看着我，说这就是他们一直干的事，把每个人逼到只剩一个选项，再把那个选项叫成自愿。我没吭声，只把药袋塞回兜里，站起来的时候左腰一阵抽痛，差点没站稳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躲在仓库里想“我是谁”这种问题了。阿豹只剩一天，我的肾也在倒计时，陈总那边随时会收网。过去那段人生是不是我的，我一时还回答不了；眼下这一步要不要走，我却必须给出答案。仓库门一拉开，夜风裹着海腥味灌进来，我抬脚往外走。拳馆那边的灯还亮着，债主的人守在门口，阿豹脸上的血大概还没擦干。这次轮到我去看，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，还能不能算自己做选择。

第013章_阿豹

第013章 阿豹 阿豹被安置在拳馆旁边一家小诊所，门口站着两个债主的人，抽着烟，像在看一台暂时不能拆的机器。我报了名字，阿炳把我从后门放进去。诊所里混着碘伏和汗酸味，走廊窄得只能侧身。阿豹躺在最里面的小病房，右侧肋部缠着固定带，嘴角还挂着没擦干净的血。床边坐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，头上戴着住院用的软帽，手里攥着纸杯，见我进来，立刻往阿豹胳膊后头缩。病房墙上贴着几张儿童涂鸦，都是用廉价蜡笔画的房子、太阳和一颗过分大的红心，估计是她在住院楼等大人时画的。那颗心被画得歪歪扭扭，旁边还写着一个刚学会的“爸”字。我扫了一眼就把视线挪开。做我们这行，最怕的不是血，是这种明摆着告诉你一笔交易后头连着谁的东西。我脚步顿了一下。以前谈供体，我尽量不碰家属，少看一双眼，就少一层麻烦。可这回躲不开。阿豹抬手摸了摸女儿脑袋，叫她去走廊找阿炳叔叔拿糖。小姑娘出门后，他才把视线重新落回我脸上，眼里没有感激，只有一种被打磨到发硬的疲倦。“他们说合同得今天签。”他开口时漏风，牙少了两颗，说话有点含糊。我把门关上，从包里抽出正式协议和那份深筛结果，坐到他床边。以前这种文件我念得很顺，供体权益、术后维护、风险自负、保密条款，嘴一张就能背。今天我却不想照老路来。我把协议放到一边，先跟他说实话，说买家要的不是普通心脏替换，是原生心脏，要做的是高风险取心和同步培养心脏替换，活下来有概率，死在台

上也不稀奇。阿豹听完，脸上没多少变化，只问钱是不是能按我之前说的到账。我说能，定金今晚，尾款手术结束后进女儿的医疗账户和一只离岸信托。他点点头，又问培养心脏能不能顶用。我说技术上能，前提是瀚源肯给最高配团队。说完我自己都觉得这句很脏，像在给一场拆人买卖补技术说明。“那就签。”阿豹把手伸过来。我没把笔递给他。我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这颗心会去哪，知不知道买家想从他身上拿走的可能不只是器官。阿豹沉默了一会，偏头看窗外那块掉漆的广告牌，说他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太多。他女儿有扩张型心肌病，排队等培养心脏已经等不起了，债主又把病床和药费卡住，他只剩这条路。说到这里，他扯了扯嘴角，像想笑，结果笑不出来：“你们这行不是总说自愿吗？行，我现在自愿。”这句“自愿”比骂人还狠。我喉咙发紧，把小唐给我的录音、唐宁的案子、还有我自己被代签、被清洗记忆的事简短说了一遍。我原本没打算和供体讲这些，讲了只会让事情更乱。可看着阿豹那张被打肿的脸，我忽然不想再把他当一串参数。至少在签字前，他该知道自己正在被送进什么地方。他听得很慢，中间闭了两次眼。等我说完，他才开口：“也就是说，他们想拿我的心，给别人家儿子换命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把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也带过去。”“差不多。”我说。“那我女儿的钱还能到位吗？”问题又绕回来了，简单得像一把钝刀。我点头，说只要我盯着流程，钱大概率能到。他咳了两声，胸口被牵得发抖，手却伸得很稳。“那就别把我想得太高尚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是替天行道，也不是想成全谁。我就是想让我女儿别像我这样，拿身体去跟别人讨路。”我把笔递过去时，自己手指比他还僵。阿豹低头看协议，认认真真把每一页翻完，碰到那些小字也没有让我代读。他识字不多，还是硬着头皮一行行啃，像在咬一块很老的肉。看到风险条款时，他问我死了以后女儿由谁领款。我把账户安排和见证人都写给他看，他才在末页签字。签完那一瞬，他手一点没抖，我的手反倒抖得厉害，差点把章盖歪。小姑娘拿着糖从门口探头进来，笑着喊了声爸。阿豹把协议翻过去，不让她看。他朝她招手，小孩扑进他怀里，动作轻得很，像已经知道他身上哪块地方碰了会疼。我站在旁边，胸口发闷，突然想起八年前那个从手术后醒来的自己。也许那时我也像阿豹一样，躺在某张床上，被一堆人围着，用各种像样的词给我解释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而我其实根本没有别的路。走出病房时，债主的人正靠在墙边对账，看见我出来，还问我流程是不是敲定了。我说敲定了。那人满意地点头，像刚谈成一笔普通生意。我往外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病房门。门缝里透出一點黃光，阿豹正低头跟女儿说话，声音听不清。我忽然明白，我和他之间真正像的，不是欠债，不是快烂掉的身体，而是那种被逼到最后仍要自己伸手签字的样子。区别只在于，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，我当年连自己失去了选择都不知道。

第014章_交易前夜

第014章 交易前夜 手术定在第二天凌晨三点。旧港区到了半夜反而更热闹，冷链车、黑救护、送样本的摩托一辆接一辆地钻进巷子，像整座城的暗管都在往同一个地方汇。我没去喝酒，也没去睡，回仓库把这些天攒下来的东西一股脑摊开。伪签同意书、保险付款记录、项目编码、唐宁案的耗材单、老白的存储片、阿绢导出来的药单备份，还有我自己写的时间线，全堆在地上，像一副终于拼得出轮廓的尸骨。我给自己泡了杯最便宜的浓咖啡，苦得嘴里发木，然后开始整理。做中间人这些年，我最会的就是把混乱的账理顺。谁给谁转了钱，谁在哪天进过手术室，哪台冷链车进了哪个仓，什么东西该藏在哪层

文件后面，我心里都有数。今晚我头一回把这套本事用在自己身上。材料分成三份，一份给小唐，一份给吴医生，一份给老白，再额外上传一份加密包到匿名节点，只要我二十四小时内不手动撤回，就自动外发。写到我自己的部分时，我停了很久。档案能写清楚时间、地点、药物、签名造假，却写不清一个人被拿走一段记忆以后剩下什么。我还是硬着头皮写了，从八年前车祸醒来到今天，从我怎么进这行、怎么靠别人拆身体吃饭、怎么一点点发现自己也是那条链子养出来的活样本。字打得很慢，胸口却越来越松，像有人把压着的铁板挪开了一点。也许写下来没法把失去的那段找回，可至少能把现在这段留住。凌晨一点，我把三份材料分别发出去。给小唐时我附了句话，说如果我没从瀚源那边活着出来，就按她的节奏全部公开。给吴医生，我让他盯着阿豹的替换手术，别让瀚源把人直接做成一次性耗材。给老白，我说要是事情闹大，旧项目流程和样本批次麻烦他补最后一锤。消息发出去以后，终端安静了十几秒，接着一条条回执亮起，像三盏很小的灯。老白回得最短，只发来两个字，收到。小唐多给了一句，让我别在临门一脚时缩回去。吴医生什么也没写，只回传了一张手术物资清单，意思很明白，他已经开始替明天做准备。三条回执排在一起，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硬扛，这种感觉来得很晚，也还是有点用。我正想把最后那份匿名包封存，陈总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号码没有备注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。接通以后，他没有寒暄，直接说：“你比我预想得更喜欢给自己找麻烦。”我靠在货架边，问他指哪件。他把我今晚发出材料的对象，一个不漏地报了出来。小唐，吴医生，老白，连我用的匿名节点都被他说出大概位置。仓库里那盏旧灯忽然显得很亮，我握着终端，手心慢慢出汗。陈总的声音还是平的，像在说一件早就算进成本里的事。“别误会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是来拦你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明天手术照常进行。你把材料放出去，阿豹的钱可以照付，你的肾也还有机会走绿色通道。你要是临场反悔，代价不止落在你身上。”我听懂了。阿豹女儿、吴医生诊所、老白手里那点旧账，全在他可碰的范围里。人到他那个位置，威胁都不用喊，只要把事实平静地摆出来，就够让人想一夜。我压着火问他是不是打算连我也一起做掉。他笑了一声，说我要真想动手，今晚电话就不会打到我这里。“那你想要什么？”我问。“我想要事情按原计划走完。”陈总停了一下，“老韩，你现在最值钱的不是愤怒，是你还知道流程。别把自己浪费在情绪上。”我差点把终端捏碎。直到这一刻，他还在把我当工具，觉得我会像过去八年一样，算完风险就老实回到岗位上。我沉默了几秒，说手术我会到场，但不是为了替他擦地。陈总没有接这句，只说清晨会有车来接阿豹和我，接着就挂了。仓库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压缩机旧零件偶尔发出咔的一声。我坐回地上，把匿名包设成定时自动发出，又给材料加了第二层口令，口令留给小唐。做完这些，天已经快亮了。夜里潮气重，地上的纸角都有点卷。我一页页看过去，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头一次认真把自己的人生写清楚，不是写给医生，不是写给买家，也不是写给法庭，是写给我自己。要是明天之后我还活着，这些字能提醒我，我不是只会算价和跑冷链的老韩。要是我活不下来，这些字至少能替我证明，有些决定在最后关头，是我自己做的。我把资料重新装袋，靠着货架坐到天色发白。外头传来第一辆冷链车启动的声音，低频震得铁门跟着颤。我知道陈总说得没错，明天的手术照常会走，没人会因为我良心忽然长出来就停下流程。可材料已经发出，后路也留好了。门外世界还在照旧运转，我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线却换了方向。陈总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这正好。至少这次，我不是在黑暗里被别人安排好下一步的人。

第015章_手术日

第015章 手术日 凌晨两点半，黑色冷链车准时停在小诊所后门。车身没有任何标识，温控机运转得很稳，尾门一开，白气和消毒水味一起冒出来。阿豹已经换上术前衣，手腕系着两条身份带，一条是瀚源的内部编码，一条是替换手术的临时编号。看得出来，他们不想让一颗心在路上认错主人。我跟车到瀚源附属心血中心的地下通道，整条路都安静得过分，只有轮床经过时塑胶轮子压地的细响。阿豹躺在床上，麻醉前用药刚推进去，人还清醒。他偏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裂着，问我女儿那边的钱到没到账。我说定金已经进了托管户，尾款得等手术结束。他听完点点头，又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：“要是那边那个小子换了我的心，会不会梦见我打拳？”我一时没答上来。站在轮床边的护士催着往前走，阿豹却还盯着我，像真想知道答案。我最后只能说，我不知道，但你这颗心本来就是你的，谁想拿走，都得吞下代价。他听完咧了咧嘴，那笑挤得脸上伤口都发白：“那就让他替我挨几拳。”手术区外面的灯冷得发青。我换上隔离衣，跟吴医生一起站到观察窗后。吴医生今晚也被请来了，名义上是替阿豹做替换方案顾问，实则是瀚源怕自己人下手太重，想找个熟悉灰层器官维护的人兜底。吴医生脸色很差，口罩都压不住眼下乌青。他看见我，只说了一句，真到最后一步了。手术室里动作很快，像一支练熟了的队伍。麻醉、气管插管、胸骨切开、体外循环接入，每一步都干净利落，没有多余话。屏幕上阿豹的生命指标一条条滚动，我看着心率数字上下跳，忽然想起八年前也许我就是这么躺过一次，胸口被人打开，身体里的旧东西被取出来，再塞进新的，然后有人决定哪部分记忆该留，哪部分该扔。阿豹麻醉彻底压下去前，嘴唇还动了两下。我听不见他说什么，只看见他眼皮轻轻抽了一下，接着整个人沉下去。那一幕让我胃里直发紧。以前我也见过供体上台，可那时我多半站在更远的地方，盯的是流程是否顺，冷链箱够不够稳，买家什么时候打款。今天我离得太近，近到能看清胸骨锯起下去时飞溅在罩布上的细屑，近到没法再把这事叫成中介业务。瀚源的团队先做阿豹这边，目标是取出原生心脏，再把提前培养好的替代心脏接回去，尽量保证他能活。技术上并非做不到，前提是买家舍得花钱，医院肯投入最好的人手和设备。陈总显然两个条件都给足了，因为他不想拿一颗死人的心去赌儿子后半生的稳定。他想要的是最鲜活、最完整、最像“原装”的东西。我看着那颗心还在胸腔里工作，收缩、舒张，节律稳得像鼓点。每跳一下，我都想到自己胸口那颗来历不明的心。这些年我一直把身体当套勉强能开的机器，坏了就修，账到了就付，从没认真看过一颗器官离开原来主人时意味着什么。你可以把术式讲得再先进，把账单做得再漂亮，开胸那一刻，还是在拆一个活人。手术做到关键段时，我脑子里那片高原又冲出来。不是梦醒前那种碎片，是一整口冷风灌进肺里，干得发疼。我看见白雪边缘发黑的山，听见风把经幡扯得啪啪响，还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压迫感，像有人在高海拔跑步，胸腔每一下扩张都带着硬劲。我差点站不稳，手扶住观察窗边框，掌心全是汗。吴医生侧头看了我一眼，低声骂我别在这时候倒下。屏幕上，阿豹的原生心脏终于被切离主要连接，转进维持活性的透明容器。那一刻手术室里更安静了，所有人的动作都压得很稳，像抬着一个会爆的秘密。我盯着那颗还在药液里轻微跳动的心，嗓子发紧，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见过的所有冷链箱、价目单、合同和保密条款，全都加起来也压不住眼前这一幕。它不是货单上的一项，而是阿豹活过二十四年的证据。容器被放进专用冷链箱后，另一组团队立刻推进培养心脏开始回接。流程连得丝毫不差，像一台早就写好程序的机器。我看见陈总站在另一侧玻璃后，隔着几层反光也能认出那身笔挺西装。他双手背在身后，目光钉在那只箱子上，比盯自己儿子还认真。我的胃里猛

地一沉，终于明白他这些天真正看重的是什么。他不是只想让儿子活，而是想让那孩子带着阿豹身体里那套原生的力量继续活。手术还没结束，箱子已经被送出第一道门。我看着它滑过走廊，像看着一块切下来的命被人转手卖走。胸口那片高原风还没退，我耳边却只剩体外循环机规律的嗡鸣。阿豹躺在灯下，胸腔被打开，身体里最值钱的那一部分已经不在原位。我站在观察窗外，突然分不清眼前这张脸和八年前手术台上的自己谁更远一点。唯一清楚的是，这场买卖到了今天，我再也没法把自己摘出去。

第016章_心脏

第016章 心脏 阿豹那边回接培养心脏的时候，原生心脏已经沿着专属通道往上送。瀚源把流程切成两条线，一条在地下抢人命，一条在上层贵宾手术区改命。陈总连走廊都做了隔离，门禁刷的是一次性权限，连清洁机器人都绕道。我跟着吴医生换了另一张观察证，才在贵宾区外的监控室看见第二台手术。屏幕里躺着的是陈总儿子，陈述，二十出头，脸很白，瘦得像被保护得太久。他胸口已经消过毒，麻醉团队在做最后确认，旁边站着一圈瀚源的核心医生。和阿豹那边不同，这里没有一点仓促和脏乱，灯光、设备、备用药，全都摆得像展台。富人家孩子的命，连开胸都带着包装。我以前远远见过陈述两次，一次在瀚源慈善酒会的新闻里，一次在高端康复中心的停车场。都是一副干净、安静、被人层层护住的样子，像从没真正挨过什么风。陈总现在想把阿豹那套从拳台和债务里熬出来的东西装进他胸口，说白了就是嫌自己儿子活得太薄，想拿别人的疼和硬给他垫厚一点。陈总站在我旁边，眼睛没离开屏幕。他问阿豹情况如何。我说培养心脏已经接回，暂时稳定。他点头，像确认一台被拆过的机器还能继续运转。我斜眼看他，只觉得这人连松口气都带着成本核算。心脏一旦活性窗口打开，就得尽快移植，手术团队动作很快，几乎没有废话。切除病心、冲洗、缝合、复跳，每一步都像排练过很多遍。真正让屋里气氛变掉的，是复跳后二十分钟。陈述的生命体征很快稳定，按常理说这就该进入观察流程。可他在麻醉尚未完全退净的时候，嘴唇忽然动了动，断断续续吐出一句含糊的话。监控室里的人先没听清，直到拾音器把声音放大，屋里才安静下来。他说的是一句拳馆里常见的脏话，阿豹昨晚在病房里也说过，尾音带着旧港区那种发硬的口音。陈总眉头一下锁住，盯着屏幕没有动。值班医生靠过去，以为只是术后躁动，低声安抚。陈述却猛地偏头，手指在床沿上敲了两下，节奏很短，像出拳前热身时的习惯动作。我在拳馆看过阿豹无数次这样敲。吴医生在我身边吸了口冷气，低声说坏了。陈总立刻转头看他，脸上那层控制得很好的平静第一次裂开。他让人调出麻醉记录和脑电波监测，医生们围到屏幕前，一堆专业词砸出来，什么认知残片、应激唤醒、术后神经回路重映射。听上去都很体面，意思却很简单。原生心脏带来的东西，比他们预估的更快、更直接地浮了出来。陈述再开口时，声音稍微清楚了一点。他问水，还问“今天押左边那个没有”，这句我一听就知道出自拳馆赌客口。房间里的人全僵住了。陈总猛地推门进去，弯下腰叫自己儿子的名字，语气里那点精英式的稳妥全不见了。陈述睁开眼，看了他几秒，眼神涣散，却冒出一句：“别站太近，容易吃肘。”这不是陈总儿子会说的话，至少不是他过去会说的话。我看着屏幕，背后发凉，脑子里却意外地很清。老白说过，项目早期最怕的就是这种记忆外溢；小唐姐姐那台手术耗材条码、我自己那颗来历不明的心、高原梦、陌生节律，全在这一刻连成了线。原生器官不是纯零件，它带着一具身体长期活过来的反应痕迹，谁想把“原生体验”当商品打

包买走，谁就得承受它把旧主人的残响一并送进去。陈总从手术室出来时，脸白得像刚从水里捞起。他把我和吴医生拉进旁边的会诊间，门一关，开口第一句就问能不能压住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这人也挺可笑。前几天他还把原生心脏说成更完整的人生，现在东西真带着别人的影子进了他儿子身体，他头一个怕得要命。“你不是想要原装吗。”我说，“这就是原装。”他盯着我，像没听见我语气里的刺，只重复问有没有办法处理。吴医生没出声，我也没立刻答。会诊间外头脚步乱成一团，医生、助理、安保都在跑，瀚源那套干净得发亮的秩序忽然露了底。陈总的儿子躺在最好的床上，胸口跳着阿豹的心，说着阿豹嘴里的话。原生心脏移植最贵的部分，不是活性，不是匹配，是它真的会把“原生”带进来。我站在那间会诊室里，心里一点点沉下去，又一点点硬起来。八年前他们把我做成样本时，可能也看过类似画面，只是后来他们学会了更精细的清洗和压制，才把那些残响尽量推回黑箱里。陈总现在急着找补救，不是因为信科学，而是因为他儿子一旦继续说下去，整套项目就会从密封罐里炸开。门外监控屏上，陈述在药物加量后慢慢安静下来，嘴里却还含着半句含混不清的话。我没听全，只听见最后两个字，像是在叫“上台”。

第017章_溢出

第017章 溢出 天快亮的时候，瀚源整层楼都进入半封锁。对外说法是贵宾术后观察需要安静，实际是怕消息从医护和监控间漏出去。陈总把我留在会诊层，没有再摆高管架子，连领带都扯松了半寸。他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，喝了半天一口没动，杯口只留下一圈浅印。“你在灰层待得久，”他说，“你认识的供体、医生、维持团队比院里的人杂。我要你帮我处理这个问题。”我靠着墙，看着他那张终于有了裂纹的脸，问他想怎么处理。陈总说得很直接，先稳住陈述，把移植后的异常归到麻醉和应激，再把阿豹那边所有接触人列出来，必要时签新的保密协议，最差也要让供体本人开不了口。他说这些安排时，口气已经恢复了七八分，像一个人终于回到自己熟悉的控制区。我听着，胸口那股火反倒冷了。

“你儿子胸口跳的是阿豹的心，”我说，“你怕的不是异常，你怕的是它证明了你买的东西真带着别人的人生。”陈总没有反驳，只把杯子放下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老韩，原生移植本来就有噪音，我们有办法压制。你也该明白，任何技术早期都有代价。我要的是结果。”这句话把我彻底说明白了。对他这种人，代价永远落在别人身上，所以他说得出“任何技术早期都有代价”。八年前落在我身上，唐宁身上，今天落在阿豹身上，下一回还会落在别的人身上，只要他儿子能得到一个所谓更完整的人生，他什么都能包装成必要成本。我走到窗边，外头天刚蒙亮，城市广告屏开始轮播早间资讯，器官金融、术后营养、再生保险，全都像另一种语言。我忽然想到这一路查过来的那些东西，想到自己那颗被换掉的心、肺里压了五年的高原风、还有阿豹在麻醉前问我会不会梦见他打拳。我以前老想弄明白“我到底还是不是我”，像这个问题一旦有答案，日子就能重新摆正。站到这一刻我才发现，答案没那么玄。记忆能被挖掉，器官能被换，梦里甚至会住进别人的生活，可现在这一步往哪走，还是得由我自己定。我转身看陈总，说我可以给他一个建议。陈总眼里亮了一下，以为我终于肯合作。我告诉他，真正的处理方法不是继续压，而是承认原生器官的代价，停掉项目，把八年前那批样本和这次手术一并公开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像在判断我是不是疯了，然后很轻地笑了一下。“你不会真的以为公开就能改变什么

吧。”他说，“人们只会骂两天，然后继续排队换器官。你自己不也靠这个活了八年。”“对。”我说，“所以这次我不替你擦了。”这话一出口，我心里反而很稳。过去八年我总在算最划算的走法，哪条线能保命，哪句话能多拿点钱，哪份合同怎么写更不容易出事。今天我头一次明知道会赔，还把话说死。陈总脸上的笑慢慢收回去，眼神也冷了。他提醒我，材料就算放出去，瀚源也未必会倒，我的肾也未必还能等到合法供体。我说我知道。他又说阿豹现在还在他们手里，陈述也离不开术后团队，事情闹大只会害更多人。我听完，点了点头，说所以我没打算只丢材料。我已经把项目流程、伪签、资金链和这次术后录音分发出去，触发条件一到，瀚源删系统也来不及。陈总这回是真的愣了一下，像没想到我会把路堵得这么死。会诊间外头忽然传来争执声，有医生跑来汇报，说陈述醒来以后拒绝配合镇静评估，抓着床沿要下地，还反复问拳馆在哪。陈总脸色一沉，转身就走。我跟在后头到门口，隔着玻璃看见那个年轻人胸口连着监护线，嘴里却一遍遍重复旧港区拳馆里那句上台前常说的话，声音还带着刚做完大手术的沙哑。那不是完整的阿豹，也不是完整的陈述，只是一颗原生心脏把两个世界硬生生焊在了一起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陈总试图按住自己儿子的肩，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恨了。恨当然还在，只是位置变了。我不再只恨他们拿走了我什么，更恨他们把所有人的身体都当作升级包，觉得只要钱够多，人的边界就能按订单改写。可他们漏算了一件事，选择没法彻底移植。器官会带来残响，记忆会被打碎重排，真正决定一个人往哪边走的，还是他眼下肯不肯承担自己的那一步。我离开瀚源时，把最后一层加密口令发给了小唐。终端显示发送成功，我站在清晨的风里，整个人像卸下一块多年压着的铁。身后那栋楼还亮着灯，里面的人正忙着压住外溢，压住证据，也压住他们自己造出来的怪物。我知道风波不会因为我一条消息就结束，瀚源也不会立刻倒。可我已经做了该做的选择。过去那段记忆我未必拿得回来，这一步却是我自己迈出去的。

第018章_猎人

第018章 猎人 消息是在三天后炸开的。不是一夜之间掀翻整座城那种炸法，而是先从几个匿名频道、病患论坛和独立调查号里冒头，接着被主流媒体装作迟到地跟上。瀚源先发声，说伪签是外包失误，记忆外溢只是术后认知混乱，项目资料属于遭恶意拼接的科研档案。小唐把唐宁案、我的病历、项目编码和录音一份份放出来，老白又补了旧批次名单，事情才压不住。网上吵成一锅粥，器官伦理、债务强迫、原生移植、企业试验，每个词都被撕来撕去，城市却还照常亮灯，诊所和医院门口照样排队。阿豹活了下来，这件事连我都觉得有点意外。瀚源原本想低调把人转去外地康复，后来事情闹开，他们反倒不敢让他死得太快。吴医生替我盯了两轮术后指标，说培养心脏接得住，前提是后续维护别再偷工减料。我去看过他一次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还是瘦，眼里那股硬劲却没散。女儿的治疗款已经到位，小姑娘在床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红心给他看。阿豹看见我，先骂我一声，说这买卖差点把他送走，接着又问我陈总儿子后来怎么样。我说还活着，只是瀚源把消息封得很严。听来的碎片里，陈述术后出现过几次明显的供体记忆触发，后来被加大镇静和认知干预，外界暂时见不到人。阿豹听完，沉默了一会，说那小子要真梦见拳馆，记得替他说一句，台上挨揍比台下难看多了。我笑了一下，笑完胸口又有点酸。那颗心离了他的身体，还在替他往外说话。至于我，左肾没有因为我做了件像样的事就突然变好。排异

指标还在往上爬，人一到傍晚就发虚。我本来以为这回得继续走灰层，没想到事情闹大以后，吴医生反倒替我撬开了一条合法路。瀚源为了止血，悄悄放出几个高优先级供体名额给监管系统做姿态，我被塞进了名单里。吴医生说别把这当他们发善心，这只是他们拿自己丢出来的骨头堵公众的嘴。我说我明白，骨头脏不脏是一回事，我先得把命保住。手术安排在市立医院，不再是地下通道，不再是没有名字的冷链箱。术前签字那天，我把每一页都看得很慢，连最角落的小字也没放过。护士催我，我让她等。她大概觉得我麻烦，我也懒得解释。八年前有人替我签过一次，这回每一笔都得我自己来。笔落下去的时候，左腰一阵抽痛，我反倒安心了点。疼说明身体还在，决定也还在。换肾那天没有悬念，合法流程本来就更稳。我醒来时头很沉，喉咙里全是麻药后的苦味，窗外是正常医院的白天声，推车、报号、家属说话，没有黑车熄火的震动，也没有冷链箱的低温嗡鸣。吴医生坐在床边削苹果，手法还是一如既往地粗。他说我命大。我说少来，你是怕我死了还欠你维护费。他骂我一声，还是把苹果塞到我手里。恢复期里，高原梦还在。夜里我还是会梦见风刮过雪线，胸腔里像有别人留下的一口旧气。心口那颗心也依旧稳得陌生。我知道那些东西不会因为真相被掀开就立刻消失。身体不是账，查清了就能一笔勾掉。它更像一间被很多人住过的屋子，墙里留着旧钉子、烟味和划痕，你搬进去以后，得学着和那些痕迹一起过。小唐来医院看过我两次，带来外头最新的进展。瀚源高层有人被带走调查，陈总暂时停职，项目档案被封存，结果会走到哪一步，还得看后头多少人愿意继续追。她说这些时，眼睛还是很亮，只是比以前少了那种见谁都想狠狠干一架的劲。我问她打算怎么办。她说继续做调查，去找更多没被看见的人。我点头，说这活难干。她看了我一眼，说你现在知道了。出院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照在路边玻璃上，亮得有点刺眼。我把药袋塞进外套口袋，动作比以前慢了不少。医院外头就是主干道，巨幅广告屏正在播新一季器官保险，画面干净得像从没沾过血。屏幕中央一行大字滚过去：“全新器官，全新人生。”我站在人行道边，看着那行字，没有停太久。全新人生这种话，我以前信过，也拿它哄过别人。现在再看，只觉得它说漏了一半。器官可以新，伤口也能长好，人生却不会因为换了几块肉就自动归零。它会带着旧疤、陌生梦、被人动过手脚的记忆，一路往前拖。可那也不等于你只能被拖着走。我顺着人流往前走，没再回头看广告牌。旧港区那边我已经退了房，手里的客户名单和灰层联系方式也清得差不多。以后靠什么吃饭，我还没完全想好，可能帮人做合法配型咨询，可能替小唐跑线索，也可能先老实把身体养稳。高原的风还会在夜里吹进梦里，胸口这颗心也还是不完全属于我，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怕它们。它们提醒我，我这具身体从来不是纯净的，也提醒我，到了今天，往前走这件事，总算是我自己决定的。